

韓詩外傳

自五至六

12  
1339  
3



口仁  
1339  
3



韓詩外傳卷之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

言夕作  
一  
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

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儀。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敬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

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

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爲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

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

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

疑一作據

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

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凡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

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慤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一本思作  
異戚作幾  
悵作長

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為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僭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狹四方。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止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

順萬物之宜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

幾一作期  
累一作果

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詠言孝思，孝思惟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幾三年，累有越嘗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



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息。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益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

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  
爲視不出閭。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  
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  
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湊  
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  
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  
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  
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較獵爲化。而  
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  
漁。過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  
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  
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禍患。此其  
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  
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  
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

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入不敷出。此其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謚。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喏一作諾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咎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  
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  
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  
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  
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  
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  
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  
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  
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  
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  
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  
福自已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  
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  
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  
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此之謂矣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

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

己。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鳥。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鵠。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麇。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蚤蚤踞虛。其性非能蚤蚤。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

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虫垢。闇行也。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名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周。臨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鳥。

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為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

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

各本皆失設顯一段決德

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為三公。賢以為諸侯。次則為大夫。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



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夫一作大

士一作志

聖人養一性而御夫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士。詩曰：不競不綵，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綵，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

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韓詩外傳卷之五終

終

韓詩外傳卷之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解一作被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

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攷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

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

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

一本命於  
作告於命  
得上有君  
字

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

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  
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  
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  
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  
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  
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  
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

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  
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  
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  
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  
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  
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  
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

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

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

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

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咎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于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



詩外傳 七  
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管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管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

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

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飢寒而

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

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

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

惰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惰。子夏曰：微惰而勇若惰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惰而勇若惰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惰。至，入門，杖劔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劔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

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

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  
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  
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  
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  
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  
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

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  
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  
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  
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  
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  
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  
逮也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  
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

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

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斂。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管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

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

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聞。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謹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

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飢饉。民卒流亡。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

猶一作由



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卷之六

終

